

駁黃炎培之韓史觀

始林山人署

## 感時漫語

癸酉夏。偶讀中國人黃炎培氏所著『朝鮮』一冊。有無限感慨。摛寫蕪辭。以供病榻同人之裁擇焉。中國人之韓國觀。脫略不詳。其來尙矣。自滿清季葉。關於韓國事情。而著書者。有六七種。然或蹈襲荒謬。或偏見不倫。爽實疎漏。無可觀者。就中黃氏所記。頗費精力。然亦多舛誤。蓋取諸日人著作。不加考究。失其真諦。以韓人觀之。一篇所舉。不過代替日人而宣揚之。頗感不滿。今以責備君子之義。略辨其失。并加管見。不敢自認以十分正確。然斷斷不是借題攻人。以售誇妄之見也。中國人士。處此憂勞多事之秋。此等不值小文句。無暇供玩。而其有助於他山之石。或未可知也。隨手漫墨。既無系統。且欠條理。閱者恕而斤正。

近世國際上慣用語。有同文同種。共存共榮。輔車唇齒。素敦睦誼等句。何嘗



不是表顯其親切之辭也。然返觀實際。口蜜腹劍。實包禍胎之酷辣外交家。亦常用此等語句。是以言者言之。聽者聽之。毫無感念。今不佞欲表現我兩民族間。眞密眞切之意。輒舉以上慣用之語。竊恐聽之者。或認以語不由衷之門面飾辭。故破棄浮文虛儀。直透實際。歷舉祖先以來。沁髓銘肺。互相密邇。其興廢存亡。不可食息分離者。未有若韓中兩族之關鎖結合也。追溯其跡。遠在四千年前。東方始祖檀君與唐堯并立。遣其子扶婁於夏禹塗山之會。勘定國界（神檀史云虞舜攝政。封九州十二山。朝鮮西鄙之幽州營州并州。咸列其中。朝鮮派使勘界。幽營二州屬之朝鮮）此兩民族和結之初步也。

今先舉倍達族（即韓族檀木謂之倍達也）之起源。與檀君之開化。及兩民族之歷來關聯。上古瀛海（濟州）以北。小海（黑龍州）以南。九夷（夷大弓東人善弓）分居。（伏羲虞舜并生於此。載神檀記）四千三百九十年前。有神人降于太白山檀木下。持一符三印。化育人物。宣道設教。建都開國曰朝鮮。（朝日鮮明之意）

主五事。(穀、命、病、刑、善惡、)治人間三百六十六事。以定男女、父子、君臣、飲食、衣服、居處、編髮蓋首之制。(自神人降生至建國之前。百二十四年。謂之神市時代)。匪西岬神后肇勸紡織。太子扶屢陶冶備器。子扶蘇嘗藥治病。子扶虞掌獵驅獸。子扶餘掌禮厚俗。元輔彭歆奠山川土地。後世稱彭歆仙玉。(凡峻嶺通路。皆建堂聚石。官民過必致敬。俗稱仙王堂)史官神誌撰書契。農官高矢治田。(韓俗饋畝。必先呼高矢氏。不忘其本)樂官提持協和歌舞。君長余守己。上長裨天生各製民產。肅愼氏作弓矢。沃沮氏造斧矛。命三子築城於穴口。(江華府、俗稱三郎城)又築石壇於摩尼山。(江華府)以垂祭天報本之義。在位九十二年之歲庚子三月。入阿斯達山。(九月山)化神御天。在世凡二百十七年。(九月山御天石臺。今尙巍然)其後子孫分居繁殖。曰扶餘。再分曰東扶餘、北扶餘、卒本扶餘、徐菟扶餘、南扶餘。其支派曰濊、貊、沃沮、肅愼。徐菟扶餘之後曰新羅。曰高麗。曰朝鮮、韓。卒本扶餘之後曰高句

麗。曰渤海。曰女真。(東西)東女真之後曰金。曰滿清。南扶餘之後曰百濟。箕氏朝鮮之後曰馬韓。濊之後曰徐濊、東濊、不耐濊。徐濊之後曰徐國。徐偃王在殷小乙之衰也。南據徐州。廣拓疆宇。國號曰徐。及周穆王侵伐徐屬。徐大破周師於河上。穆王請利分界。西屬於周。東屬於徐。偃王有仁德之化。來朝之國有五十餘。周末與楚靈王會盟于申。後移都瑯琊。爲楚所敗。徐之立國千餘年。舊傳徐國有環紹興二千里地。又崔致遠答唐朝宰相書。有百濟占領江浙之事。今江浙土音。與韓語同者多。其遺音未知尙存也。貉國之後曰北貉、胡貉、梁貉、句麗貉、小水貉、濊貉、牛首貉。其中北貉最強。曰鮮卑。曰契丹。曰遼。沃沮之後曰東沃沮、北沃沮。肅慎之後曰勿吉、靺鞨、曰女真、黑哲。

箕子初居於灤水東平壤(今永平)。遼水西平壤(今廣寧)之空地。子孫強盛。疆土日拓。移都東平壤(今遼陽)。後爲燕將秦開所敗。失幽、薊、朔易二千里

之地。至四十一世孫箕準。爲衛滿所逐。歷九百二十九年。衛滿朝鮮繼箕氏之後。兵強土廣。至孫右渠。與漢軍相戰。襲殺東部都尉涉河。漢武以將軍楊僕、荀彘等來攻。右渠力戰固拒。爲部下所殺。漢武遂滅衛氏。置四郡。未幾爲高句麗、百濟、新羅所復。四郡乃衛氏舊境之一隅。洌水以南。依然自立。經五六百年。隋文帝。承統一之威。屢興師旅。與韓爲難。臨渝關之役。漢王楊諒所率三十萬大兵。一敗塗地。隋煬繼位。大興軍旅。使宇文述、來護兒、宇文文、劉士龍等。率水陸軍百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稱二百萬。（合運輸兵數過四百萬）連營九百六十里。在東洋史上。實是未曾有之大動員。分出九道。總集平壤。其氣炎盛壯。大有過乎波斯王克世勒克世司之遠征軍。然薩水之役。爲王弟建武、與乙支文德所敗。隋將辛世雄以下百萬將卒。盡歿於薩水。宇文述等僅以身免。生還渡遼者。不過二千七百人。隋國因此而亡。唐太宗好兵觀武。自謂雪隋氏四次失敗之恥。不納魏徵之諫。以張亮、李勣、薛仁貴等。率

十五萬三千。分道出師。先斷遼水之橋。以示必死之心。負土填塹。躬行勵衆。雙方殺傷。已過數萬。先拔白岩城。進薄安市城。此時形勢所趨。開城奏凱。在指顧間。然交綏跨月。城固難拔。太宗登高窺察。氣沮色變。終爲安市城主楊萬春所射。矢沒睛落。班師失途。不久即殂。唐史諱之。稱以痢毒。（爲是囊中一物爾。那知白羽落玄花。右高麗李牧隱詩。千秋大膽楊萬春。前射虬髯落眸子。右金三淵送金昌業燕京詩。李在元末。金在清初。皆射眸之實記也）其後新羅。引唐兵滅高句麗、百濟。雖有統合三韓之績。然同室措戈。疆域縮少。爲歷史之咎累。高句麗遺民歸附者衆多。欲收復故地。再演羅唐之役。唐以李謹行、薛仁貴率師閉仗。新羅大將文訓逆戰。大破唐船四十艘。繼破謹行兵二十萬於買肖城。獲戰馬三萬匹。唐復合靺鞨。（勿吉轉音）再起兵事。大小七戰。唐兵悉敗。還年與薛仁貴大戰於伎伐浦。經二十二戰。唐兵大敗。自此不復至。

高句麗之後。渤海繼起。修復舊疆。五京文物。燦然畢具。唐史備稱東方勝國。高麗光宗與趙宋太祖。深結隣誼。遂敗契丹之禍。先是天授年間。契丹頻請修好。高麗拒而不許。所貢駱駝。棄斃於萬夫橋下。并流配使者於海島。及成宗十二年。契丹以蕭遜寧率八十萬大軍。入寇國境。高麗命中軍使徐熙斥退之。後乘康兆之變。再舉十萬而來。此時國勢濱危。舉國震驚。顯宗命上元帥姜邯贊。副元帥姜民瞻楊規金宗鉉等擊退之。契丹都統蕭排押蕭遜寧等。善戰勇武。兼承耶律阿保機新興稱帝之盛。其勢凶猛。然龜州之役。河果達海里以下十萬契丹兵盡沒。逃還者。無過千數。（當年不用姜公策。舉國皆爲左袒人。此顯宗極表姜邯贊再造之功而作也）金史云粟末黑水皆臣服於高麗。又云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高麗之代。屢遭蒙元之禍。而尙有遼東一部。至李氏朝鮮。疆域止於豆滿鴨綠。一縮不振。式微萎薺。連綿數百年矣。

韓族言語。三國分鼎前後。大體統一。而土話小有不同。滿清乾隆云。金源、



滿洲、高麗。根本相同。而各方土話。互有不同。三韓官制之稱。新羅中葉以前。用以韓字。陳壽三國志。以牛馬六畜紀官。非以鳥紀官之例也。譯音之際。傳會侮辱大矣。中國以文化先進之國。而湯以前。屬之神話。湯以後始有信史。我韓享國。有四千餘年。而三韓以後。始有信史。繼而有異族摧殘之禍。寧非可痛可羞之事乎。歷代經籍文字之禍。非止一二。一厄於燕綰之亂。箕史蕩然無存。再厄於唐將李世勣。三厄於甄萱之變。新羅舊史經籍。付之一炬。四厄於忽必烈之刪削麗史。五厄於日本之禍。禁遏古書。以質換真。至如神誌秘詞。大辨說。朝代記。周南逸士記。誌公記。表訓天詞。三聖密記。道證記。動天錄。壺中錄。地華錄。書雲觀秘記。安舍老元董仲三聖記。多失其本。且高興之百濟史。李文真之高句麗史。居染夫之新羅史。以及渤海史等。但存其名。東方最古文藝。如神誌所撰秘詞。（檀君時掌書契）字形奇異。意旨深奧。讀者難解。高句麗大弘英譯以漢文。并序註釋。有九變震檀圖。（九變國都

之變遷。震檀朝鮮之謂也）

韓人文字。自古有之。如黃帝東自青邱（韓）。親受三皇內文於紫府仙人。事屬神代。不可究悉。然柳文化譜王文（扶餘朝）所書之法。似篆類符。又平壤法首橋古碑。南海島處所刻之書。或疑徐市之跡。而既非秦篆。又非梵字。明明是韓人古字。又三國史。憲康王三十二年。寶露國自黑水國通和於新羅也。有木片古字。且李太白全書玉塵叢談云。渤海國有書於唐國。舉朝無解之者。惟李白能解而答之。高麗光宗時。張儒以接賓使著名。初避亂到吳越錢氏。有好事者。刻東部寒松亭曲於琴底。漂送海波。越人拾得。不解其辭。適遇張儒。拜問其辭。儒即席以漢詩解之曰『月白寒松夜。波安鏡浦秋。哀鳴來又去。有信一沙鷗』。琴底所刻之文（鄉札）。即韓之古文也。至若保世長民之眞倮大道。與夫教化嫡隨之國仙、皂衣、仙人、花耶、風月主等之獨特無二之史。在杜佑通典。冊府元龜。隨唐新書。略舉其名。而不載其實。遂使強毅死節之風。仁

厚普博之美。高潔穆遠之跡。只有零零片鱗。檀祖時代所撰。天符經。後世無傳。新羅人崔致遠。得古碑。譯以漢文。因跋數十字於後。刻留妙香山石壁。四千二百五十年丁巳。該地人桂延壽發見於叢林中。印模傳世。凡九行九字。共八十一字。分章析句。爲三篇。九章。七十六句。義奧難解。本文如下。『一始無始一析三極無盡本天一一地一二人一三一積十鉅無匱化三天二三地二三人二三大三合六生七八九運三四成環五七一妙衍萬違萬來用變不動本本心本太陽昂明人中天地一一終無終一一近有序而釋之者曰。此經首叙一理之極致。中散萬事萬物。末復合于一理。宇宙全體悉載於此。空界隱祕之森羅萬象。浩劫變幻之成住壞空。人生本然之性命原理。道門祕藏之圓覺妙諦。莫不具備。痛矣。韓人罹此奇禍奇恥。尙不暇乎自悔自艾。矧敢論人長短。且進而誇眩故事。以招世人之譏乎。常念中國文化早開。政教發達。善察隣國之事。遠在戰國之前。奈之何中古以來。觀察隣政。如霧中看花。處乎至近至密之地。一切

事情。不思究解。豈非可異之事耶。二十四代史。諸家記述。尙未熟讀細考。固難遽下妄評。然舉其所知而論。中國人之韓國觀。多出於摭摭途說。疎漏不精。無深究熟考之跡。其不失真義。較近事實者。如漢書司馬相如謂漢武曰。陛下謙讓而不發。契三神之懼是也。(三神即上帝也)東方神檀史曰箕子東來。欽敬神理。譯讀教經。建祠於阿斯達山。以紫檀木造三神位。選賢良二百人。虔祀春秋。三神一曰桓因。(古語天父)二曰桓雄天師。三曰桓儉。皆天君之稱也。箕子三八政三曰祀。是報本追遠之義也。「桓」「韓」東語大也。滿洲之稱汗。與韓同音。「儉」君之稱。桓儉。或稱王儉。其義一也。明人王弇洲續宛委餘編云。東方檀君首出。以神聖之化。教民厚謹。濟濟爲強族。教名在扶餘曰代天教。在新羅曰崇天教。在高句麗曰敬天教。在高麗曰王儉教。皆祀三神。每歲十月。拜天。檀君開天建國。并在十月三日也。遼史神策元年。建廟於木葉山。東向設天神位。廟庭植檀木。名曰神樹。皇帝親祭。出師必先告廟。乃

立三神位。金史大定十二年十二月。禮崇以興國靈應王。昌明四年十月。復冊爲開天弘聖帝。前清滿洲誌。詳述拜天教之事。韓儒李星湖丁茶山有記述倭教。三神說。

近時宋教仁氏筆記。有曰曾在東省。搜得滿清入關前之祕史甚多。今皆貯存於東京。中有滿洲貢獻於高麗表文。自稱後金國奴才。(奴才二字。滿洲對上用之稱)黃炎培氏抱好奇之心。再涉樞域。(無窮花極繁。爲韓之國花)模寫韓史。借作鑑戒。其本意未必在於刪削歷史之實事。專力於代勞日本。而宣揚其假仁僞善之說。獨惟夫謗諛舊傳。採訪遺風。胡不及於隱人文士。而偏賴日人之片面語。捨其本而取其末。遺其實而證其妄也。黃氏借作藍本之所稱行政年鑑。(日本犯罪行爲的記述)與誇示皮相之祕本。認作絕世稀珍。自詡自滿。乃効日人口吻。而侮之慢之。抑亦不思之甚也。對日人而探討韓史真諦。是太不近情之事也。無異於與狐謀皮。且近於暴人之前。強求仁義繩墨之論。而猶自

以謂快心得意者也。濡墨之際。盍思及此。昔年尹致昊以政治犯。在累綫中。有西人以友誼訪問者。日官未便拒絕。且嫌其發表殘酷罪囚之狀。祕飭監獄。衣裳房室。煥然改新。西人自謂。日本文化。亦及於韓人之囚。誰知西人甫出獄門。無人道之蠻行。依舊無改。黃君早思及此。其慧明必過於訪尹之西人也。黃君善察外華。只知日本文明發展之美。而實不知韓人哀痛之標本。反射於紙面也。聞說上海。本屬荒濱一區。自外人開埠。其發達程度。一瀉千里。所謂大英大法大馬路。種種施設。奪眩人目。試思成此瑰爛世界者。從何而來也。不是擗取華人膏血。而成耶。撫今追昔。可悲孰甚焉。反觀咫尺上海縣治。以及各省各縣。除一二模範區外。一切程度。與歐美列國市鎮。特稱之唐人街。其所差無幾矣。不佞每對此。不勝作他嫁衣之歎也。物質文明。固我所欲。然既不能自力自辦。壓於外人威力。提供血汗。而需及分外高等生活。雖有外奢之觀。實際痛苦之狀。反不及於鹿豕狃狃之野味時代者。遠矣。黃君固有心人

也。聞此誇美上海之發展。禮讚西人之惠典。不知黃君感想。爲何如也。

遠溯南宋上下。近觀清季以來。國勢萎縮不振。一切對外交涉。俯首聽命。任他裁割。可驚可愕。不忍提舉之奇恥禍根。多由於不識彼情。語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既不知彼。又不知己。此其所以致弱也。在國際間。最密邇。最切迫之韓史。如隔岸看火。小不致意。以道學鳴世之朱晦菴。答門人處。尙不明晰。博學多識之章太炎。對四郡疆域。茫然不辨。自許文豪之梁啟超不究隣史。擅發無據之說。至稱無國文之國。不得不亡之一片妄斷。其他如薛仁貴之東征。所謂英雄淚。幾種朝鮮亡國史。或抄載條約文句之外。多列謬妄無實之語。年代也。姓名也。事實也。無一非顛倒舛錯。不值一文。然每見中下等社會。在燈下酒爛。豆棚聚談。互講無稽之說。津津有趣。或問韓地在何。不曰廣東之南。即云四川之西。此等不明之失。非此等之過也。從前文學之士。無據實之記。且欠互助共濟之精神。彼烏知之。認妄爲真。遂成社會之談助。殊堪

歎惜也。抑又進者。華人不明外情。奚止於韓也。對彼急性惡菌之日本。亦復如是。自喪失東北。燒蕩闡北。損失萬萬之後。始見有急急研究日本之跡。然幾種刊物。涉及皮相。尙不到精詳。不佞寫到及此。躊躇難續。突然不覺氣填胸臆。不猶已。有說必發。覽者加怒。歷來中國從政家。非徒疎於外事。在自國事。除了了於營私肥己之分外。并朦朧糊糊。不欲致意。試問在位在野。所有研悉各省隱癭。可革可仍之腹案。比日本所辦。東亞同文院之分省分縣。(除日邦部門專查外)專精搜究。無微不至之程度。其公私巨細精麤。相距幾何。夫日人研究中國之目的。在國家。而不在個人。故一有查獲。必能呈効於噬吞之資。而中國反是。縱使薄有所得。其用不在於國家公益。而止於陞官發財之計。統觀近世政家。指稱日本通之過跡。專事巧妙粧飾。而結局藉公售私之痕。同歸於喪權辱國之一途。世人詬病洋翰林。洋學士者。其故犯智能。遠過乎普通蠹賊。不是誣論也。且進一言者。日本之對中策略一也。勿論民黨。軍



閩。僧侶。以及各色主義。所持之野慾。如印一版。但其方術。有緩急隱顯之不同也。中國社會不明於此。僧侶一到上海。王虞之輩詔辭承順。頭山龍介之屬。密懷偵察而來。中樞要人倒屣迎迓。猶恐或後。噫僧侶雖假慈悲之佛心。野黨雖締總理之舊交。至於彼家之既定方針。決不具有反對之心理。此三尺之童。可以明言。何乃朦不覺察。騰笑四方耶。對黃君記述。有三數辨正之處。

(一)【箕子之封國】 箕子避周武之征服。罔爲臣僕之恥辱。率五千膚敏。尋到東方。檀朝扶餘王。割讓閒曠。且聘本地賢人王受兢作士師。得施八條之規。廣播仁化。建都平壤。國號亦曰朝鮮（平壤譯音。首都之義也。稱平壤之處。非止二三也）周書漢史。并稱封而不臣。無復提異於此者。然以事理參推。在箕子不肯受武王之封。在武王不能封人於管轄之外。具眼人。自應解之也。

(二)【韓族文化之由】 檀君神聖之化。歷四千四百年而不替。雖經典遺籍。屢遭厄禍。蕩然無存。然其固有之美德。流傳之善俗。至於今而尙存。敦倫、報

本、忠孝、愛敬。合於五戒。如祭品三白。衣服尙白。虔供三神。十月祭天。饋敵呼矢。女貞信而男謹厚。古史所稱氣仁之國。君子之邦。何莫不由乎檀君而傳之也。黃君綴摛論斷。不究根源。對於祭天衣白。反致惑於是否箕子遺風。且論及文化之由。不追上古先進之文明。并不知三國時代。有國仙、仙郎、皂衣。花郎等之固蒂深根。在世界文化史上。無可匹儔者。以漠然一筆斷之曰。韓族一切進化。基發於四郡以後云。雖檢討不周。而滅實主妄之失。固難免焉。辰韓時文朴入阿斯達山。修得檀君倥道。其後四仙如永郎、述郎、南石行、安詳之徒。大著神教異蹟於世。夫神教範圍無限。理妙無窮。難於舉論全體。而其宗旨表現於鸞耶碑文。如曰國有玄妙之道。實包含三教。接化羣生。若入而孝於親。出而忠於君。孔教近之。處乎無爲之事。行乎不言之教。道教近之。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佛教近之。此新羅崔致遠（作黃巢檄書之人）所撰也。

【三】日本神功后一段】蝦夷一族。不事人類正務。標掠謀生。其來久矣。不幸韓族與彼爲隣。侵寇竊奸。遠自三國。降及高麗李朝。上下二千年。大寇小竊。史不勝書。然除壬辰一役外。不過是鼠竊狗偷。時或有海陬輸贏之擾。而曾未聞有新羅時代。割地屈盟之事。遍攷野史舊傳。并無是說。如有彷彿近似之記。彼必舉證成文。豈然侈張。在意中事也。古來韓族討伐日本。有赫赫可紀。如廣開土王之南征日本。新羅之屢伐日本。（金世濂海槎錄曰。日本年代記云。應神皇二十二年。新羅伐明石浦。距大阪百里赤關東。有一邱。日本人指證馬塚。新羅兵深入日本。日本請和解兵。刑白馬以盟。埋馬於此）新羅太宗伐日本大獲。眞平王四年。（日本敏達皇十二年）伐日本西鄙（安順菴記云。絕影島有古壘。新羅太宗伐倭時所築。俗稱太宗壇）高麗元宗十五年。命金方慶朴之亮金忻等與元兵。聯攻日本。破對馬島壹歧。進攻三耶浦。斬三千餘級。伏尸如麻。遇大風引還。又忠烈王七年。命元帥金方慶以戰船九百。水陸軍

四萬。與元國元帥忻都洪茶邱等合伐日本。大破大明浦壹歧島。斬獲極多。時元復以范文虎領江南兵十萬。戰船三千。由江蘇入日本界。遇颶風。全軍覆沒。忻弘軍隨以回程。此役高麗軍勝而無折。高麗之季。日寇頻肆。朝鮮太祖。屢征大撻。斬殺數千於智異山下。賊勢寢息。凱旋之日。大將軍崔瑩以三尺劍頭安社稷之句。讚美戰功。定宗討對馬島。世宗命李從茂柳廷顯以兵船二百七十七艘。水陸軍萬七千。征討對馬島。焚燒二千九百三十九戶。斬首三百級。獲日船百四十九。島主宗貞盛乞和罷兵。許開三浦貿易。古來日寇慣犯。海氣時肆。隨發逐斥。視作尋常。歷觀日寇之犯。不止於韓海沿岸。其在中國。江浙皖閩沿邊。受禍特甚。朱明三百年間。從事防禦。海疆永年不靖。堡壘血痕。宛然無改。沿岸一部區域。或爲日寇聚亂之所。然明史書以海寇。而不曰割與者。記實也。書法也。韓於日寇。亦同此例。今黃君傾倒偏信。措辭之間。爲日本而許與誣證。其意可惑也。神功后質史一段。日人之誣蟻甚矣。先誣以割

地乞和。再誣以改染歷史地圖。徵實誣妄之說。黃君關於此節。非止於一時之坦信無疑。故證其實有史據。此可難解也。或曰半島山河。改染已過稔年。區區過去之有無史跡。何足斤斤也。曰不然。國可滅而人可殺。史之徵實。不可誣也。

(四)【韓人智德】韓人之智力及道德。羞與日本論比。非虛誇之說也。日本之具有人類歷史。實未二千年。其推戴之神武。世人尙多疑之。縱使實有。如中國之太古盤古氏。遙遙不可究悉。一切人類進化之源。出自韓國。韓族以神聖之胄。有久遠之史。對日本而不齒者。其來尙矣(日本二字。庚戌以前。限用於公式文字。其他人與物。加一倭字。作代名詞)是以韓人。雖遭此喪邦滅族之慘。然對日本而尙有無畏無難之特殊精神。自乙巳勒約前後。十年之間。慘澹伐倭之義軍壯舉。其他如安重根之鎗斃伊藤博文。李奉昌之狙擊日帝。金益相吳成倫之炸擊田中。(曾以蠶食中國方略。密劄日帝之陸軍大將田中義一)姜宇

奎之狙擊齋藤。金相玉羅錫周之隻手殺賊。（金烈士以一身。應全京城兵警騎隊之混戰。一日一夜。殺賊累累。終彈罄自靖。羅烈士白日突進日本機關。射殺重要人物。終於自靖）宋學先之狙擊總督。尹奉吉之炸斃白川大將等。是卓卓烈烈。豪膽義肝。可與日月而爭先。至於擊殺日本官吏兵巡。而成仁就義之士。數以千萬。不遑枚舉。其足以表顯傳統之遺烈。又足以警醒世界之迷夢也。韓人對國家光復。有伸雪之信念。故視死如歸。前仆後繼。三十年勇鬥不餒。非一時徒然之事也。嗟乎。韓人豈無好惡取捨於死生之分也。一則形勢不得已也。一則克體先烈遺義也（忠正公閔泳煥之殉國也。遺書略曰要生者必死。期死者必生）永矢不諼。期不負赤黑子之故也。

〔五〕〔韓人創造力〕 優越不劣之跡。未便一一列舉。概言其超出世界之最先者。如高麗之鏤板藏經。遠在九百餘年前。美術精緻鏤板在陝川海印寺。爲世珍本。如高麗之鉄鑄字。知白州事徐贊之創造。字精製美。高宗時用鑄字。印成詳定禮文。距今略七百年前也。李舜臣之龜艦。壬辰之役。殲滅日本水師十萬於一

朝。(英國海軍撰記曰。韓國軍艦。包以鐵板。形以龜甲。進退縱橫。捷於飛鳥。大破日本水軍。是世界最古鐵甲艦之鼻祖也。日本海軍撰記曰。李舜臣之創造龜船。行使威力。遠過英國爺爾遜也。近世日本海軍大佐邊田撰傳略曰。以豐公之智。行長之勇。脅韓攻明。有席捲天下之勢。忽遇一大偉人挫折之。其人爲誰。三韓水軍統制李舜臣也。李舜臣。爺爾遜。東鄉。爲世界三傑。至其性格神智。莫得以測之。又明將陳璘奏表略曰。李舜臣有補天浴日之功。經天緯地之才。非一國之名將。爲天下之上將) 朴晉之砲車。世稱飛擊震天雷。壬辰之役。殲滅日軍。一投此砲於賊陣。聲動天地。鉄片星碎。披靡驚走。鄭平九之飛車。壬辰之役。晉州牧使金時敏用此滅倭三萬。製車以革。能乘四人。形似飛鶴。鼓腹生風。浮上數百丈。一遇羊角風。失力停止。申景濬有飛行車史。此爲世界航空之鼻祖也。韓國文字。自上古流傳。如秦篆梵字。不便使用。距今五百年前。李朝世宗。以天縱之聖。製作文物藝術。遺餉後人者極多。就

中韓族文字。遠仿古型。創造新字。奇妙靈便。對世界一切人物音響。無不  
乏肖正確。爲古今東西文字之冠。俄國某學者云。韓國文字。是科學的也。數  
學的也。世界無匹之文字也。英美人士讚美之曰。韓人有寶貴之文字也。袁世  
凱氏久駐韓京。頗解靈妙之理。中華民國之初。袁居首位。有採用韓字。普施  
中國之論。伊時某廷僚。謂以新興之國。何必効新亡國之字也。其議遂止。夫  
文字載道之具。苟便利於普及。退治文盲之缺。奚論乎國家之新興新亡也。比  
於現行之注音字母。其簡煩精麤。一目瞭然。當時獻言者。才識不逮。阻止莫  
行。殊堪歎惜也。高麗之磁器。祕苑宙舍樓之青尾。一係千年古珍。一是五百  
年前之物。世無其匹。康熙窰製。日本歐美仿造之品。萬不及此矣。

〔六〕【關於韓國貨幣之觀】 黃君誣之曰。韓人貨幣。始用於滿清順治之小錢。  
再誣之曰民愚。不知計算。頗近於侮辱。近代日本法學士淺田賢介所著韓國貨  
幣史。雖不十分精詳。以若日本通之黃君。井不及見此。而斷下妄論也。三國



前後。多用布貨。或用金銀。高麗成宗(千年前)鑄用銅鉄錢。兼鑄銀瓶貨。重十五兩。畫三韓地圖。俗稱濶口)肅宗鑄銅貨。海東通寶。海東重寶。三韓通寶。三韓重寶。又有東國通寶。東國重寶。東國共寶等。其最古有朝鮮通寶。占筮家用。作卦爻之分，或曰此箕氏朝鮮之物。而今不可得考也。歷代舊貨。含有多量金銀。日人輸出。以科學分釋。獲益千萬。且凡人之慧愚敏鈍。受質各不相同。一家昆季。判若異種者。何限。試問中國人。其他各種人。在同一血族。而有截然不相同之差異者。將以何法解說耶。韓有海洋大陸之別。南多表清。北多質厚。不可以執其慧與鈍。而強究血統於久遠之代也。近來韓人在生活上。營養與安全。大不及於日人。各種業務向上。均被制限。無以展其本能。若處乎同等地位。其倍勝優進。自可斷言。今處形十分慘然。摧殘無餘。然航空也。競伎也。各種在學成績。一切優優於日人。故猜忌之。抵制之。絕萌斷芽。無使擡起。是屢見慣行之事也。黃君泛稱韓人種族複雜。又進而證之以慧

愚。追溯起源。是自惑難解者也。韓族雖有小數漢蒙混血。在千百年前後。少數日族。亦在四百年前。同化已久。毫無區別。在世界何國。再無韓人之單一族者也。如中國五胡滿蒙。以及苗獠諸族。混合年久。變易氏姓。何能隨其慧愚。而講明其先之所由乎。此不思之甚也。憶及可笑故事。昔韓人曹元理通曉數學。其友漢人陳廣漢。忘自家米困之數。元理請借前箸。得詳米數升合。廣漢署記困門。後驗出米之數。只欠一升。發見一鼠。其大如升。廣漢歎服其術。元理曰不知米鼠之各殊。可愧云。

〔六〕【排華慘案】先問萬寶山一案。由諸韓人自發歟。抑有在後指縱。而離開兩民族之感情者耶。二十年來。韓人之一動一靜。必密窺細察。偶語腹非。多罹淫刑。獨關於本案。公公然聚眾合羣。破毀殺傷。達於極度。而警憲之屬。裝聾裝聵。過時無禁。遠近各報。噤若寒蟬。而不發一言。至有社會人士。忍無可忍。匡救凶暴。舉實聲禁者。反爲警局所抑。不許發表。并有因此而被禁

之事。可怪可惡哉。日人之用心也。先播無根據之暴發急電。煽動內外人心。再行教唆無知之徒。做出流言。助增激感。演此無前慘劇。及到領事抗議。物論沸騰。則計出掩飾。再拿買收實行之徒。宣佈懲罰之跡。其預定奸謀。不失尺寸。昭然若揭。黃君懺於暴威。婉辭敘述。不敢發一句責難之語。何其恹懦之甚也。

(七)【關於集團】韓人之集會結社。日形單薄。勢也。苟有不利於日本方針者。在既成而專力解消。在將成而禁止不許。如一進會。(走狗賣國)其變相之天道教。(派分新舊)新派所稱大道正之崔麟等。又所稱大正親陸會等。具屬媚合日本主意。而希望自治者也。此等劣社魔團。固日人之培植品。認真保護。至如近時解體之新幹會。主旨雖曰平凡。團員布滿全國。日人秘查經年。終有解散之舉。各地重要份子。一切檢舉監視之。新幹者。老木生榦之意。且榦韓同音故也。最近崔麟等所稱時中會之創立也。總督府高級人物。以接生婆匪列祝誕。

數種韓文報之主要人物。亦在秘應之列。關於崔等醜劣之事。無所揭載。天道教舊派孫基鉉等。聲罪麟等之醜釀劣跡。是大有背於孫義菴之遺義。至有禮拜堂割席紛亂之劇。然日人之袒崔抑孫。自無容疑也。韓人之現情如此。欲知古之真相。不可求諸表顯團體。今黃君不明於此。到韓之時。所訪不離於賣弄之日人。所接只限於沒常識之市儈。宜乎一編文字之精神。畫出日本魂。而不自覺也。

今中國受人無理。襲習已久。不以爲怪。然在國際間。尙有獨立之名。自九一八以後。喧騰仇貨之熱。今在何度。應援東北之聲。今在何境。所十分詫異者。變本加厲。仇貨之數量。倍增於抵制之際。應募之軍餉。不及於東北。而查覈之文。宣傳於報端。排仇貨援義軍之烈熱聲浪。今不復得聞矣。噫。當此歷史上罕有之恥辱。而全中國敵愾之精神。消埋於不抵抗三字。士大夫之氣節風裁。尙可復問乎。收復失地。抵制仇貨。抗日演兵。是中國人人責無傍貸之國是

也。此等辭令。每發於押圍之用。而無認真實行之跡。大可痛歎也。近時政家對內氣壯。遇外心虛。一有交涉。事事屈伏。一有民論。處處彈壓。或不計事理當否。以不敢拂其辭色。奴顏婢膝。不足爲恥。至於一切輿情。視同弁髦。儼然以現行政策。不可使知之。上下壅遏。險象四伏。民不關心。此天下之大變。前世之所無也。或曰今之爲政也。外柔而內剛。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創開罕例之新術語。內以緩羣衆之疑。外以合強寇之心。腹背麻木。屈伸不得。其情亦云苦矣。此等同具彘性。豈甘於賣身契也。其必有別樣作用。以俟機到也。然竊恐所抱未展。而終於現果已而。何以謝天下國人耶。名不正言不順。而能收大局者。未知或聞也。此不佞所以極抱不安。而日夕彷徨者也。對黃君論辨外。有二貢閱之處。

〔一〕張良所聘力士之考據 古來濊國多勇士。貊國善騎射。天下之所聞知也。張良爲韓報仇。東到濊國。聘請黎道令力士。持一百二十斤鉄堆。擊秦始皇

於博浪沙中。此東濊滄海國。今江原道江陵府是也。又楚漢之役。漢高請援貊國驍騎。擊敗項羽於廣武野中。曾前韓京兵庫。藏一鉄堆。重過百斤。舊傳滄海力士之遺物。未知原有二堆。一試而一藏也。日人搜羅舊物。盜竊無遺。想此物不在韓京也。豐德府有玉製古塔。是三韓珍品也。三十年前。日本宮內大臣田中光顯者。乘夜竊去。與中國蘇州寒山寺之鍾。遙遙相對。且今韓京博物院。陳列古物。其強半是再買於日人盜品中之最劣也者。

(二)【伯夷之首陽山】中國所稱之首陽山。是馬融所說指點蒲板等處。然并無首陽山其處。數千年故老相傳之首陽山。在海州府。曾建清聖祠。春秋享祀。以事理推之。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決不採薇於周武版圖之內。且孤竹國去海州不甚遠。古來中國文勝於質。韓國質多於文。故老久傳。信不可誣也。韓國先代文儒洪耳溪有首陽辨。可以參證也者。

(三)【大院君行政】黃君叙論。有貶無褒。是失實之見也。大院君寡學鮮術。

性又暴戾。然爽直痛快。無一毫苟且之舉。韓末外戚始用事。權豪跋扈。公移私門。綱紀紊亂。庫欵奇拙。國勢墜旆。大院君當此危難。先擇賢良。教讀幼君。分理國政。未及三年。刷新之治。頗具可觀。自重建景福宮。（此宮灰燼於壬辰之亂。不能再建爲三百年）以至京外千百公廨名所。次第改觀。歷代弛廢之軍紀軍實。煥然整整實實。各道各縣。空虛之公庫社倉。錢穀充溢無匱。自前京外班族。不擔國稅義務之積世陋規。一朝改革。使貴賤一律均擔之。且從前干謁盛作。苞苴公行。訟獄不得理伸。上下欺罔。不成體統。民不聊生之許多弊政。莫不從根本上痛革。故政象日臻清明。是以在執政期間。令行禁止。域內肅然。使小民安堵樂業。此豈徒然以位尊勢厚。而能致之哉。頻年建設重大。經用隨殷。此等鉅欵。不徵於小民。而負擔於威權富豪之家。一有倔強。輒施壓力。是以小民稱善。而權豪多怨之。此其治內之概也。至於交隣。久承閉關之餘。實無交涉之可言者。南有日本。北通中國。自來韓之視日。如同奴

隸。不許通商。只准東萊一區貿易。俾濟對馬島之饑荒。惟是中國一方。以久遠歷史之相互關係。常常不離於方寸之間。嘗派使北燕。審察天下大勢。三往三返。所報無差。乃曰謂可親可恃者。惟一中國。其餘不足道也。噫。伊時北京暮氣沈沈。久做長夜之夢。總理衙門王爺們。尙不知東交民巷各國之旗。并不辨歐與美。遇一異色人。混稱洋鬼子。京邸抄報。尙襲自大迷夢。有外使初到者。謂以某國遣使來朝。無上無下。爭唱萬國衣冠拜冕旒之句。中國是聖人所在之地。外國皆是夷狄。值此可悲可笑。方張亂舞之時代。大院君雖躬到面講。對天下大勢。綜核簡明之具體辦法。萬萬不得於王爺之口。是其時之事實也。大院君之所派何人。所接何人。所答何事。今不可追知也。先是大院君肅清浮虛之習。欲納諸正軌。并捕殺異教徒。法人伊提兒者以教徒一案。泣訴於法國水師提督盧濟。得駐清代理公使允理別路蕓之命。領軍艦七艘。水陸軍二千五百名。來犯江華津。大院君拜李景夏爲巡撫使。梁憲誅作先鋒。韓聖根李章濂作



游擊。防禦於廣城草芝之間。未既法軍陷江華。乃以獵虎捕手八百人。大破法艦。盧濟僅身逃走。（此謂丙寅洋擾）旋有法美德三國人共謀。潛由牙山灣。秘到德山。欲掘大院君之先墓。以報前恥。事發逃走。繼有美國船入大同江。爲地方人所焚殺。駐濟美使路島。命亞細亞艦隊司令長官路都加斯。前往韓國。救護遭難。并締貿易條約。路都加斯以五隻軍艦。由江華測量沿岸。溯及漢江。大院君下令砲擊。江華中軍魚在淵力戰殉歿。美軍知韓人之勇敢。不能支久。而退去芝罘。（此謂辛未洋擾）美法政府均向中國。詰問砲擊有責。李鴻章答照會云。韓之內治外交。由來自主。非中國之所干涉。日本之對等締約。繼此而生。大院君經此兩役。以謂洋人不足畏也。乃豎石碑於鐘街。其辭曰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此十二字。謂之斥和碑。以後日具眼者觀之。或未知有夜郎自大之嘲。然其差強人意處。不可以與近時自稱文明新知識。通曉大勢之外交人物。憎伏於強國之威。搖尾乞憐。而尙驕其國人者。何可同年而論。

也。到己卯秋。清廷介紹韓廷。屢勸與法美通商。而猶固拒不從。北洋大臣李鴻章專書于李裕元（不倭之從叔）如下。

橋山尊兄太師閣下。正月抄。往復來檄。旋於二月間。接到客臘望日惠書。反覆於邦交一事。推究得失。剖析情勢。忠謀碩劃。傾佩無涯。比審頤養修齡。平章大政。保疆禦侮。措注咸宜。至爲企頌。承示日本與貴國交隣各節。倭人性情桀驁貪狡。爲得於進前之計。貴國隨時應付。定自不易。客歲駐倭公使何侍講來書。屢陳倭人請爲介紹。願與貴國誠心和好。兩無虞詐。鄙人思自古交際之道。因應得其宜則。仇敵可爲外援。因應未得其宜則。外援可爲仇敵。倭人之言。未必由中。尙冀迎機善導。杜彼爭端。永相輯睦。是以曾寓書奉勸。勿先示以猜嫌。至令藉爲口實也。近察日本行事乖謬。居心叵測。宜早爲之防。有不能不密陳梗概者。日本比年以來。宗尙西法。營造百端。自謂已得富強之術。然因此致庫藏空虛。國債累累。不得不有事。而方

冀拓版圖以償所費。其疆宇相望之處。北則貴國。南則中國臺灣也。所注意者。琉球係數百年舊國。並未開罪於日本。今春忽發兵船。劫廢其王。吞其疆土。其於中國與貴國。難保將來不伺隙以逞。中國兵力餉力。十倍日本。自忖尙可勉支。惟嘗代貴國。審度躊躇。似宜及此時。密修武備。籌餉鍊力。慎固封守。仍當不動聲色。善爲牢籠。凡交隣事宜。各守條約。勿予以可乘之端。一朝有事則。彼曲我直。勝負攸分。第忌貴國向稱右文之邦。財力非甚充裕。即今迅圖整頓。非朝夕所能見功。現聞日本派鳳翔日進兩戰艦。久駐釜山浦外操鍊巨砲。不知何意。設有反覆。中國竭力相助。而道里遙遠。終恐緩不及事。尤可慮者。日本廣聘西人。教練水陸兵法。其船礮之堅利。雖萬不逮西人。恐貴國尙難相敵。況宗事泰西各國。未嘗不思藉其勢力。侵侮隣邦。往歲西人欲往貴國通商。雖見斥而去。其意終不釋然。萬一日本陰往英法美諸國。誘以開埠之利。抑與俄羅斯相合。導之以拓土之謀。則貴

國勢成孤注。隱憂方大。中國識時務者。僉議以爲接救於事後。不如代籌於事前。夫論息事寧人之道。果終閉關自守。豈不甚善。無如西人恃其鏗銳。地球諸國無不往來。實開關以來未有之局面。自然之運。非人力所能禁遏。貴國既不得已。而與日本立約通商。以開其端。各國必將從而生心。日本轉若視以奇貨。爲今之計。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敵制敵之策。乘機次第亦與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詐力。以鯨吞蠶食爲謀。廢滅琉球一事。現露端倪。貴國無以備之。然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鮮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統與通商制日本則。綽或有餘。泰西通俄。亦不得無故奪滅人國。蓋各國互相通商。而公使行乎其間。去歲土耳其爲俄所伐。勢幾岌岌。英奧諸國出而爭論。俄始厭兵而退。向使土國孤立無援。俄人已獨享其利。又歐洲之比利時丹麥皆極小之國。其與各國立約。遂無敢妄肆侵陵者。此皆強弱相維之明證也。且越國攻遠。古人所難。西洋英法德美諸邦。

距貴國數萬里。本無他求。其志不過通商。俾護過境船隻耳。至俄國所據之庫貝島。綏芬河。圖們江一帶。皆與貴國接壤。形勢相逼。若貴國先與英德交通。不但牽制日本。并可杜俄伺覘。而俄亦必遂於講和通好矣。誠及此時。幡然改圖。量力變通。不必別開口港。但取日本通商之處。多來諸國。其所分者。日本之貿易。貴國若定關稅則。餉項不無所裨。熟其商情則軍械不難購辦。更隨時派員。分往有約之國。通聘問情誼。平時既休戚相關。倘遇一國有侵作無禮之事。有約國公議。共作鳴鼓之攻。庶日本不能悍然無忌。貴國亦宜交接遠人之道。逐事講求。務使剛柔得中。操縱悉協則。所以鉗制日本之術。莫善於此。即所以備禦俄人之策。亦莫先於此也。近日各國公使在我總理衙門。屢以貴國商務爲言。因思貴國政教禁令。悉由自主。此等大事。豈我輩所能干預。惟是中國與貴國。誼同一家。又爲我東省屏蔽。奚啻唇齒相依。貴國之憂。即中國之憂。所以不憚越俎代謀。直舒衷曲。望即轉

呈貴國大君主察核。廣集廷臣。深思遠慮。密議可否。如以鄙言爲不謬。希先示及大略。我總理衙門亦久欲以此意相達。俟各使議及之時。或可相機措辭。徐示以轉圜之意。從前泰西各國。乘中國多故。併力要挾立約之時。不以玉帛。而以兵革。所以行之既久。掣肘頗多。想亦遠近所稔知。貴國於無事時。許以立約。彼喜出望前。不致格外要求。販賣鴉片煙。傳教內地諸大弊端。極力設禁必調。敵處如有所見。亦當隨時參酌一二。盡忠告之義。總期於大局無所虧損。知彼知己。利害宜權用間用謀。兵家所尙。惟執事實利圖之。法國教士崔鎮勝經貴國拿禁。該國使臣在京。婉求我禮部行文轉呈釋放。實爲調停息事起見。想已查照施行，迭奉來緘。諄諄於交隣之道。敢不憚羈縲。密布腹心。復候起居。書不盡言。

此時韓國拒絕美國求交。中國之屢回介紹。終歸無効。李文忠縷縷數千言。敷陳外交方針。警告預備。十分切摯。可見兩民族之情誼形勢。如一家族之不可分離。有憂同懼。有喜同慶。他族不能尙也。然韓廷執政之人。固帶習宿。使

獨知先見之言。屈於浮議而莫行。辱亡齒寒之老成預言。不幸而中。豈不痛哉。迨壬午五營門譁變。刺殺大員。侵犯宮殿。皆小人積年亂政之果。而不思懲毖改易。反歸咎於大院君。清廷受閔氏賂。誘致大院君於保定府。謫居經歲。異徵頻呈。府民賴之。清廷過時甚畏國際公議。勸歸本國。蓋一時利令智昏。行此矛盾之舉。英國某政治家曰。大院君人傑也。清廷既欲謀忠韓政。冀展局面。合應使居歐美。開廣心胸。其必有助於改新之政。何必處之乎黑暗之保定也。後值甲午變局。始知英人之先見。然時已晚矣。

日本之盜竊韓社也。處心積慮。恐懼戒慎。垂二十年。明治初聞伊藤之死。震懾失態。桂太郎輩謀以合併。屢拒不許。其意以謂。韓政不良。乘弱可取。然既有長遠歷史。又有國際信義上關係。一朝襲而取之。恐匪福伊禍。然羣盜誘脅。以百年大計。失此不行。反受其禍。久而後准之。(日本宣戰書。有韓國獨立。皇室尊重句。恐背信違盟之故也)日之滅韓。今二十有三年。且經屢戰

輒勝。魂膽增壯。對世界何國。無所畏憚。然惟對韓人。不能侮視。尙懷疑不安之心。一有獨立運動之人。必行斬根斷源之策。而其終難腐化。必爲沼日之張本。己所審悉無疑者也。今更進一步。撻伐東北。以固外圍。再係華人之首。厲行主權於大陸之上。期使韓人再無用武之地。必俯首就範。可以得高枕肆志。此田中密剖所列之預定計劃。而着着實行之事也。自勒締二十一條。日之對中國愈往愈深。或暴戾叱咤。或睥睨玩美。或故意擒縱。如在無人之境。可駭可惡。令人難堪之種種行爲。惟對中國而無難實現。無乃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作盜賊者耶。緬憶日俄戰役之際。日有優越權威。在東洋天地。何有不可做之事也。然伊時不能加之於韓人之事。今恢恢游刃於中國。噫。十倍之衆。何以馴到此地也。日本對中國社會心理。通曉無遺。新舊軍閥之談。多載於雜誌。其曰旬月之間。改染版圖。自非難事。但歐美染指於其間。有妨於獨享。又曰蠢豬其能有一戰之勇否。又曰中國無一個真心愛國者。無一個公且



廉者。惟下等苦力。忠實可使。所稱中流以上。皆強盜也。用武於中國。是伐匪。何援乎國際法。又曰不問南北政客。餌之以利金。誘之以小朝廷。可得以弄於股掌間。此等狂悖妄之說。非但中國人之所難堪難受。在羈旅之人。亦不忍卒聽者也。默數過境。既往姑不追溯。就以北伐軍。遭濟南慘案後。折衷外交。尙不及於敷衍面子。整理內政。終虛歸於紙上文字。百務解弛。百業凋敝。沁沁泄泄。如醉如夢。政象也。風紀也。籠罩暮氣。尙有過於光緒之季。諂媚外寇。日削元氣。猶有甚於南宋之初。當此千鈞一髮之際。刷新政謨。捍衛國家。如諸葛武侯岳武穆其人者。縱不可得。以芸芸億萬大眾。尙不產一個熱血男子。不能斬一酋之首。又不能片言折奸。驚動天下之耳目。東北四省萬里山河。三千萬無辜同胞。不發一辭。雙手奉上。猶爲不足。尙惴惴焉。慄慄焉。雷斧霆火。不知再降於何日何地。痛矣。中國人士。何其多健忘病也。如方病大患。不知痛苦之處。又不知近至之危。在位在野。盛飾太平。酣舞宴樂。

不失常態。泱泱大國民之氣象。終止於斯歟。此東西古今。絕無僅有之大恠大變也。近時西人之評曰。中國人處辱而無感。居禍而無懼。此真難解之民族性。此言似譽而辱之也。人非木石。寧無觸感於切膚之慟也。不佞對以上諸說。投筆飲泣者數矣。顧炎武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今中國人。欲解脫無前劫禍。造福於子孫。人人當有負責救亡之大決心。若曰五胡滑夏。以民從之。金元滿洲鉗策牛馬之。亦復如是。以謂彼少我衆。彼終化於我。何有畏彼。不恥臣僕。任其裁割。再演過去之辱而無所動乎其心則。難矣哉。古之滅人國也。易其主已也。今也不然。并滅其民。終滅其族性。物衆地博。不足爲恃。噫。中國人士。其或有思及于此否。宜思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縱不能登高一號。使萬涕爭赴邱壑。風起水湧。四海影從。寧不有至誠惻怛。糾合同志。結成團體。嚴定規律。所有基本模範。自我作則。動靜攸爲。能作觀感於後人。先絕子女玉帛之念。喚醒眞眞救亡之熱血。創辦一區小學。培養新國民精神。修得

揮鋤擲金。殺身成仁。凡屬媚外自私。蠹國病民。積久傳統之劣根性。一刀斷滅。并從來薰染腐敗之教育機關。其他發酵媒菌。臭臭可怕之類。非到認真蕩滌之實跡。屏斥淘汰。此等假志士僞君子。適足以妨害於進新之路。近効越旬踐嘗膽之奮鬪。遠仿士巴大改種之精神。風氣所播。不患無同求相應之團體。能如是則。雖神州陸沈。銅駝生荆。三戶之謠。可徵於亾秦。十濟之基。終顯於伐倭。覽者於斯。三致意焉。此區區所懇者也。

韓族濡於古代文化降及三國分鼎。尙篤修宗道。治理不顯。如國仙。皂衣。花耶等之勵節篤摯。歷久不替。文德武烈。藝術文化。懋懋垂後。且屢世戰役。國用充裕無缺。可見正德厚生。并臻極治。逮到李氏朝。懲麗季尙武之弊。專於修文一道。大賢巨儒歷世相繼。儒道弘張。文德普及。然注重正德。缺於厚生。篤學之士。知講仁義性理之科。而不思達權變通之方。其終也。支離於紫陽之糟粕。轉變於奴隸之鄙習。其歷來強毅活潑之風。一掃不見。豈不歎惜也。

然於此二百年間。有特殊奇絕。獨一無二之跡。世間何人。一聞此說。必駭而不信也。公卿大夫服事公務。便是枵腹從政。外而道帥府縣之官。節用愛民。騎射絃誦。達於四境。時和歲登。政簡訟稀。杖屨逍遙。與民同樂。所有俸祿。儘量充公。(納入公庫)或充當鄉校之基本金。(道府縣立學校)或補弊吏廳。(韓制胥役俸薄滋生弊害)解官歸田之。實行兩袖清風之故事。遇有儲存薪金。計及田產之人。社會譁然交譏。認作無恥之行。宦路因此而梗塞。婚娶由是而妨礙。餘生晚景。落拓輾轉。縱挾才能之人。再不能擡頭於社會。且朝廷獎勵廉潔之風。擇其最善者。選入清白吏秩。父祖得此一秩。子孫世有恩蔭。反是而有犯贓受罪者。累及子孫。永不叙用。此風大熾。舉國仿效。是以士大夫一貧如洗。年登而妻啼飢。冬煖而子呼寒。然處之晏如也。國中經濟裕足之家。惟在於象胥農商之類。而以風氣所尚。每對豐衣足食。安享無缺。反以爲恥。捨其盈餘而慕其清<sub>貧</sub>。惟矣。以今日競尚惟物。破棄廉恥。絕滅道義。謂他人父。

惟財殉身之新思想新人物者觀之。豈不是大變特變。駭然欲死之哉。如此二百年間。久作桃源之夢。上下安然。而國家之經濟日形頹落。其時大夫之唯物觀。如王戎之阿覩物。有一生不關心於此者。或一生不着於手者。噫。天下今古。極尙無二。且繼續無改屢百年之廉潔政治者。未有如李朝中葉時代之久遠者也。

不佞到華。交遊不廣。不能遍悉品格。然自從民黨老前輩遊。聞而略知之者。亦不少。而尙不遇一廉潔人。曾在香山。見烏希之有清淡高潔之風。然尙賣畫謀生。有異於昔日韓士之風。金滄江以文章老手。寄旅於南通張季直之翰墨林。十三年前。晤談於上海。詢及中國文人志操。金嘔唏而歎曰達官高貴。以及負時譽之拂士。做文寫字。如同營商。尙問志操之可言乎。予曰中國人。賣文生活爲高尚營業。韓昌黎作墓文誌狀。歛錢不貧之事。司馬溫公書。可以明證。凡舌耕稽古之誇。古今所慕。在韓人觀之。過廉而病於潔癖者也。韓俗凡撰寫

墓文。必有贈幣之禮。而其品雅而不俗。若近於賣物。人必斥而不齒也。每見中國普通家庭，雖非營商之家，男女始終談話。常以幾塊大洋幾角小洋。他無所及。可見經濟觀念之深入也。閩北燒蕩之際。適在杭州。遇一中校生。詢及時事。先言不在其位。又言亂止江蘇。不及浙江。則幸矣。終言東洋人。頂討厭。再無奮發之表示。予於此時。印象極悲。向空咄歎曰。普通小戶家。識見有限。且久染於莫談國政之壁示。匹夫有責之義。不可講明於此輩。然中學青年。於國家民族。關係綦重。援濟之義。責無傍貸。今於東北閩北之變。如讀歐洲戰史。少無動心。豈非痛哭欲死者耶。

韓人冠婚喪祭。多遵金沙溪禮說。此朱子家禮之藍本也。朱子一生講禮。其實行之處。不過其門人四五家。而亦不能繼久。李朝開國之初。敦尚儒術。力行四禮。五百年間。執禮無倦。不限於篤禮之家。雖山野海陬。耕芸漁樵。乃至沿門小賣商之類。居喪三年。不脫麻衣麻巾。士大夫普通茹素居廬。凡吉禮之席。不敢招。而不能赴。三年之內。如有酒肉。認以不孝敗俗。永爲累德。此

等習俗。光緒初年以來。在留中國人。皆耳聞目擊者也。不佞初到中國。見華人執喪。於心有詫異之處。出殯時。僅着麻巾布衣（內着無改。韓俗雖貧。不着舊染之衣）過殯只有素鞋淡色袍。一切行動。自同平人。開吊領帖誦經懺度等節。無一非文勝於哀。婦人之哀也。怨辭多於哭泣。與韓俗多有不同。伊時自謂。周禮出於中國。而今失禮之本矣。韓人有特殊美德。歷久維持。然其末也。適變以爲害毒。如趙宋之代。重文抑武。專事講明理學。支離論爭。不知虜之渡江。何其相似也。治國家者。不知一張一弛。失其權衡。文毒武害。皆足以顛覆宗社也。

李朝純祖初。（距今百三十年）外戚金氏始干政。初畏清議之尙存。不敢十分放肆。積世勵節清介之家。突破遺範。奔放於唯物一途。棄廉潔而尙奢華。賄賂公行。強豪凌踏。有志之士。咸懷銅駝之悲。如李山雲詩有『啄木休啄木。古木餘半腹。風雨寧不畏。木摧無爾屋』之句。此寫實作也。大院君繼政。以致

小康。其後閔氏用事。未及八年。大院君儲蓄之庫欸。蕩然罄竭。以至軍餉莫繼。有壬午之譁變。羣小蜩集。政象濁亂。環顧金氏干政以前。判若異樣世界也。金玉均朴泳孝等。深感世潮刺棘。排斥大院君聯清政策。謀樹獨立進略。與駐韓日使竹添進一郎密計改革。然此時日本國力微弱。顧念國際關係。未便儘量應援。只以巡洋水軍二百名。策應起事之基本。金等率日兵脅君。刃殺聯清大員閔台鎬閔永穆趙甯夏等十數人。改革更張。未及三天。袁世凱密承內旨。吳兆有率駐防軍二千名。直入昌慶宮。與日軍開仗。未幾。日軍敗退。改革派或死或逃。此謂之甲申之變也。袁氏乘此一戰之機。欲舉半島江山。作滿清一行省。渠將欲爲總督。與李鴻章等。書面密謀。久而不休。然滿清奄奄一息。無此暴力。不能舉論。袁之一生發達，由於駐韓之機會。韓廷屢遭變亂。不講懲前毖後之策。又無興邦啟聖之德。光武末季十九年之間。惡濁腐敗之政。開國以來。最酷最深之時代也。賣國之賊。人多指完用秉峻輩。然致亡之漸。起



於金戚。熟於閩族。完與峻不過收已成之果也。閩泳徵用事五六年。賣買市況極盛。遍及於內外大小。并及名譽之職秩。官有十萬俸。價格稱是。且有四季行賂之規。此際做地方官者。不暇於治理。惟專力於剖剋。民安得不窮。國安得不亡也。激於貪虐政治。遂有甲午東學之亂。如滿清末葉。民國初年。各省縣知事。強半由於賣買中來。故爲官者急於拔本錢、而計利益。警長區巡官。以至各科衙隸之屬。并列於遞賣之秩。其他一切民刑。非錢不理。相矇相殘。釀成義和之亂。兩國亂政之象。互相對峙。西人有評曰。韓是小清國。清是大朝鮮。此謂魯衛之政一體也。東學之亂。三道失守。延及圻甸。從袁世凱之獻策。清廷派馬玉崑聶士成葉志超等引兵渡韓。日本以違約擅派。嚴勵詰責。清廷暗於治體。先示傲慢。再事懦弱。致有甲午之恥。（甲申中日之約。有軍事共同之句）割讓遼東半島與臺灣。并賠戰費。和約締結之後。俄法德各包異心。強壓日本。只許臺灣。未久俄占旅大。德領青島。英借威海衛。法占九龍。

灣。義欲三門灣，而失敗。後有日俄之役。此前因後果之事也。自此中國一蹙不振。舉五億萬大衆。以供列強俎豆之品。爲四十年矣。

甲乙之際。不佞參觀中日戰役。吊丁汝昌於劉公島。丁氏殉亡屬耳。遺蹟尙存。振觸有句云。昔年導子拜元良。漢水風雲在一堂。今我訪君君不見。居然人事閱滄桑。「已丑春丁氏來韓。適充宮職。獲觀覲見之席」。此行遍到戰區。詳察中日所以勝敗之因。深有感於心者。日本以新興之國。物力奇拙。海軍無鎮遠靖遠之噸數。又無魚形水雷之具。止有大阪商船充當軍用。其他輜重工兵。一切軍實。無足可稱。惟陸海軍紀律。整肅不亂。大山岩桂太郎井上良馨閑元宮親王等。克忠厥職。自作軍人模範。自成歡安東。至遼陽威海衛。所過之處。秋毫不犯。其焚燒劫掠之跡。悉是敗退清兵之所行也。其後庚子聯軍。及日俄之役。日本軍人行動。大異於前。焚燒掠淫。達於頂點。不自然。不合理。野味行爲。不可名狀。日本各省官邸。新舊華族之家。所有古玩珍品。皆戰時齎去。

之盜品也。反觀中國之戰跡。切切相背。李鴻章傾中國十年之財。一半供於頤和園。納媚西太后。一半消費於北洋艦隊。工廠也。砲臺也。各種艦艇也。無一非最精最銳。世人咸謂日本不能拔旅順。誰知主政人物。昏殘腐敗。撥餉計急於扣除。籌策顛倒於後先。軍紀淆亂不整。民心渙散不調。敵軍聲稱進迫北通州。局面突呈洶瀟。而國民上下。頓失敵愾之心。今舉砲彈一節而言。廠長工役相欺營私。大小不適。材料不精。彈力極脆。且用軍行陣。事無大小。悉以諮決於上級。尸行肉走之徒。敷衍面子。虛徐失機。雖有金城湯地。堅甲利兵。其無實行戰守之人何。丁氏自靖末路。亦由於此等牽制。兩國勝敗之數。可以不卜預定也。後十年。不佞以視察司法。有渡東之行。如大阪砲兵工廠。吳軍港。凡製造軍機之所。遍到觀覽。大有感歎者。日本先經甲午之役。再有聯軍之事。且有日俄之戰。三戰三勝。志高氣揚。屢次虜獲之品。陳列無缺。模造仿製。精益求精。日夜無休。勃勃然曉星目光。直射於半島大陸之間。有

不可終日之勢。撫念韓政。今年如去年。又思中國。十年進展之度。如騎土牛。有人百已十之歎。從政謀國之人。浮沉於勢利之曰。援外力而蠹內政。思念前途。不知淚下於玄海之灘矣。庚戌冬先到東北。往來燕瀝。二十有四年。遍遊市鎮鄉村。見一發展之處。衷心喜悅。見一萎縮之氣。胸臆填塞。自不知我何欣戚於人之進退。如出己者。而無己也。誠以松舞柏悅。免死狐悲。此物類相感之情。由於天性而然耳。

去年夏於湖濱旅社。遇一華友。自云留學日本。專攻師範科。執鞭數十年。門徒衆多。語高氣壯。態爽矜誇。不佞問曰。先生抱育英大志。積累成績。卓越學界。門生桃李。遍布一國。盛則盛矣。然在公家。而不能扶傾濟顛。在個人。而不能變質踏實。蹈襲皮相。剝喪天良。背馳教育之根本精神。是賊夫人之子也。以警引警。試問於人與國。終有何賴。今百度陵夷。舉國想望善政。夫善政由改革而得。如醫家之割去病根。今有一身萬病。而不究其源。漫投麻醉

一針。雖或有片刻鎮定。其於救命之本。相去甚遠矣。辛亥革命。止於國體名位之形式。其積久透骨之癰瘡。尙未問及。奚但不及於治票也。實是變本加勵。病上添病。奄奄暮氣。朝不謀夕。荒亂岌岌垂二十二年矣。今九候雖調。軀殼尙存。而精氣已脫。險象畢至。縱有神聖之醫。憂憂乎難於下手也。今欲求生於絕望之中。必先致重於生理之源泉。國家生命之素。在於教育之改良。產出第二世主人公。使之整理百骸。活潑健全。是治本不易之法也。今聽先生之論法。大有異乎此者。各種傳來嗜好癯病致死之處。不思改良滌蕩。仍貫前轍。我之薪金。何以增加。我之地位。何以陞達。我之權威。何以伸張。一念不斷之此等精神。轉相承授。愈往愈下。愈衆愈亂。是製造蠹賊魔軍之本營也。尙可謂教育云乎哉。不佞嘗雜居小戶人家。窺悉家庭教育之一二不良者矣。小賣商一到街裏。閉女隣童。而圍環列。囂囂然。評品論價。賣者煩於應酬。左顧右察。非常注意。然有防不勝防之勢。中有一二婦女。辨物高下。在傍男婦。

又復如是。聲浪紛紜之際。手裏評定之物。潛移默運於立後之兒矣。賣者自喜外價之剩。而實不知被竊之損。多於二價之益也。且子女有竊物之行爲。其父母者責之以人事。訓之以正誼。折其邪萌。思培善根。是當然底道理，今也不然。色喜而戒密。有充然自得之意。或本人窮搜其跡。力辨僞證。詬罵鬪鬩。使兒童增長其不道德之觀念。其果也。官民上下。老少各級。相率爲僞。而不識人間有羞恥事者。今日本對中國。而敢行不法。不以人格相看者。是自取侮辱。而尙不及其本之故也。凡國民之劣根性。非教育薰陶之力。終不得改也。以近世所尙之精神。雖薰之陶之。其遺傳之素。必將有增無減。終不可得自改也。岳武穆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可復。旨哉斯言。爲將而惜死。必不能收功。此田單所以見責於魯連也。作相而愛錢。必致賣國。此秦檜所以嚮導於金人也。愛生之陋。固可恥也。未有若愛錢之禍之酷烈也。今先生欲振興斯民。膺懲日本之積歲欺壓。并驅齊駕於歐美之間。必先灌輸廉潔精神

於基本教育。使未來青年。脫卻陋劣。守雌馴伏之第二天性。變成強毅莫屈之特種人格。世界何人。再不敢慢侮以老病之軀。國家可興也。民族可振也。總理之信徒亦可以作也。華友膛然莫對。急轉話頭。講吳佩孚故事。不佞曰用兵之術。今古無二。而器械之精麗。時有不同也。吳氏吟哦讀畫作淡淡落伍生涯。回顧當年。據數州之地。擁百萬之衆。權威所暨。海內之士。想望風采。固一世之雄也。然自奉儉約。妻孥食貧。解甲歸田之日。家無增蓄。有古將軍遺風。不可混列於新軍閥者多矣。今之爲將者。遠追田單期死之心。近思子玉樸素之風。妻孥列於行陣。與士卒同甘苦。掃去奢泰。換易荆布。捨其尊嚴。棄其嬌養。積年私蓄。輸之公庫。實踐獻身効命之義。至於用人行政。一出於正。公聽并觀。惟有國耳公耳。如是則。內以各派分裂。不足爲患。外以強寇暴肆。不足爲懼。救於水火。而置諸衽席。其豐功盛烈。奚翅爲一世之偉人也。抑可以作世界歷史之大人物矣。至如因襲流行式之軍閥政策。引乙排甲。乘

時牟利。藉外力而強壓民衆。臨陣對壘。先定退後之路。解綬歸家。思享寓公之福。鎮內亂而無績。禦外寇而脫氣。自樹百年大患。永使獸蹄鳥跡。交於中國。其優劣得失。何足舉論也。華友復及韓末宮中變史。不佞難於應對。沉吟良久。概道如下。

明成后閔氏。聰明絕倫。多聞博識。經典百家。無不通曉。且辭令捷利。應對如流。非巾幗中人。駐韓日使井上馨伊藤博文等時或覲謁。論及古今國際非常法例。其所抱迥出尋常。莫不驚歎。日本政治評論有曰。韓后閔氏之人格。現代東西皇室。鮮有匹儔。漢之呂后。唐之武后。可以論擬。但其妖性。雖婦人通病。是爲缺憾云。日本初懷吞韓之心。而所忌在后。乙未八月。駐韓日使三浦梧樓等四十餘名。稱亂犯宮。直行慘弑之變。其後廣島審判。爲日本保有面子之計。證據明確之三浦逆魁等。無罪宣告。以大院君禹範善等。作此案主犯。光武帝被迫幽閉。剝奪權位。無復餘地。而斥日復韓之計。久而不懈。日本深



知此情。雖加派偵狗。尙嫌其處於閨位。遂嗾尹韓二豎。繼行毒弑之變。韓末宮史。有可惡可恥之事。閔后被弑後。幸一宮嬪某氏。寵冠後官。先有情人某甲。以謀殺政治犯。被遞東京監獄者。富貴之極。思念舊情。秘裁情緘。并具匯票。藏於錦囊。誰知奚囊不及於某甲。而轉落於某國公使之手。認以奇貨可居。懸諸臥榻。假作愀然不豫。殷勤憂歎而聲言曰。此關皇室大事。非同小可。理合覲謁面呈。某嬪聞此一言。如青天霹靂。魂不守宅。懇求完璧。且示事到不諧之處。必期以喪命。然某使不許。以緩禍緘口之計。秘投內藏金品。一年之間。所輸不知幾千萬。得此絕好奇因。橫領巨款。爲古今國際所無之例。每收密金之時。不提親呈二字。過時無繼。輒示威脅。雖竭盡其力。其於無已之秦求何哉。國內最富之內藏院。只存空架子矣。先是韓人指罵綽號黃犢之李容翊者。本屬咸北無賴。因緣宮掖。出入禁中。以損下益上。作一種媚寵之計。另置內藏院。凡國內各鑛。驛屯土。各宮莊土。漁場。鹽田蘆田。并及獸

獵採獲。一切生產之處。皆爲李之侵佔專管。徒與布於域內。掘羅剝割。舞弄作奸。延及十年。小民轉壑。怨聲沸騰。是以內藏之富。十倍於國家歲入。李等豪奢放縱。國人側目。可惜山積珍寶。以囊書作崇。轉移之間。涸竭倒閉。其終也以偵與機密。作交換條件。此中隱情。帝何以知之。一貫復國之計。無時去懷。衣帶之詔。頻及於域外。禍在肘腋。遂遭毒弑。噫仲尼修春秋。魯惡隱而不顯。今不倖摘發無諱。大有犯於隱而示直之戒。亦獨何心哉。此又非病狂所發也。痛恨日本之無惡不作先弑其君。再墟其社。又滅其固有精神。使三千萬民族。永埋於奴隸之林。此不倖所以不憚暴露。有事直書。使同族增長敵愾心。又使中國人士。作殷鑑而警惕者也。中國龔仁和氏有曰。滅人之國。墜人之枋。絕人之才。湮人之教。敗人之紀綱。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不倖每讀此書。不勝傷感於歷來之慘境耳。

金斗源一咸北鹽商也。光武年間、載鹽數千包。浮海而南。爲日本船衝破。貨

沉海底。對被告船主。提訴請賠。歷年不決。駐韓日使林權助等知金之人格。不可以脅屈了案。密商彼邦政府。遂宣布被告之破產。金雖理勝。無法懲賠。由日廷特與恤金數千。以圖完結。金大聲叱怒曰。以我正當權利。要賠懲犯。是民刑律所許。何事乎苟苟之恤金也。十年健煩。始終不息。金本無法律素攻。而以積久篤誠之致。受人指教。并曉國際私法。裁判先例。每立庭論辯。井然有條。內外律師。瞠目驚之。迨到日俄戰役之終期。日使之舉動。日形驕傲。而惟對金斗源。十分畏憚。閉館不接。金每晨先赴使館。聲討不法。午後到外部。懇求仲理。不倅曾充乏外事。慣見斯人之日常工作矣。伊時該使館。在南山綠泉亭。公使以下。每出門也。必矚金之有無。是以終年而不得一面。一日周察館址。有杏樹依牆而立者。異想天開。乃上樹枝。發見辦公宿室并在咫尺。大聲叱辱曰。大強盜林權助呀。小雜盜鹽川呀。國分呀。爾曹狼狽爲奸。表裏鼠竊。使我正當享有之權利。消滅於虛僞之宣告。我寧餓死。決不受若等

不屑之物也。罵而復罵。日暮不休。今日如是。來日又復如是。公使以下。假裝聾聵。不敢干涉。而懊惱愧悶之狀。不能名言。到第三朝。樹已拔去。掘地及泉矣。自此計窮。惟有耍路辱之。一日見林權助飛馳於黃土峴。追尾邁進。如鷹之逐雀。如貓之捕鼠。剎羅之間。攫取倒地。歷數叱責。黃土峴是景福宮之大路也。觀者塞道。此時日使猝演此劇。不暇自返。因羞成怒。爾抱我擁。成一異形奇戲。將步到外務衙門。而尙有一里之遠。金本龜壯林是脆弱。一步一喘。兩步一叱。其狀彷彿小黃狼咬帶大母雞。盈千屢萬之內外羣衆。拍手喝采。以金之威猛。與夫觀衆之擁擠。路警不能干涉分開。警隊馳到之時。金林二人已齊到外務衙門矣。時外相李道宰聞悉下階。林一見李來。猛執金手。搯之李胸曰。此漢任君裁處。怒形於面。而喘急不能言。李正色應之。曰此人有犯國際禮儀。自應科治。再不容言。但貴使之失禮於本大臣。胡乃如此。林於此際。措躬靡所。既遭金辱。又受李責。以裝強使氣之林權助。終不敢再發一

辭。而退去。金本理直。拘禁數天。以保外使面目。凡旋拘旋釋。不止一二回也。日本時常戰勝之會。與英締盟。萬丈氣炎。誰可獨障也。然對金斗源一節而觀之。北伐軍渡江以後。日本之故意衝破船隻。沉殺人民。不知前後凡幾度而在。野無百折不屈之金斗源其人者。在位無負責而折之李道宰其人者。充耳無聞。猶恐迎合之不周。貽譏當世。令人掖腕。此不佞所以屢言日之對中。大異於對韓者此也。覽者切勿以誇已侮人。誤解之可也。

凡富貴之裔。迭經衰退。陵夷瑣微。其懔懔燦爛之先德遺澤。日遠日忘。并不能記其名字。或卒起驟興。振耀當世。其子孫欲光飾門楣。至有借系古先名人。載記譜牒。國家之王系亦然。是以拓跋之魏。致憾於直書之崔浩劉裕之興也。先系必統於漢高。又如近世。日本神武之史。追飾於明治之興。此概可想也。至於劉漢朱明之述先也。闕而不舉。眞率不苟者多矣。近來日本學者。多著史類。濫於賁飾。辭多失實。今舉一段不值之文。彼等苦心於同化政策。不考

年代。不講事實。貿然立論。至有以韓之檀君與日之神武。作伯叔兄弟。二千年前昆季之國。今并而爲一云。假使神武之史。確有可據。安有歲之相距二千四百年。而作兄弟者耶。誣妄不倫。概類此也。近世茂園金教猷氏。以博古名家。費盡一生精力。搜集秘本於灰燼之餘。（四庫藏史。內苑祕本。古碑古傳）始於檀君倥道。神史。神誌。以及三國古史。一切埋藏遺籍。無不追緒尋繹。述而著之。爲曠世之稀本。奚但追懲奴史之誣罔。亦可以啟後人之鑑範。不幸韓室傾覆。此等民族精神之文字。爲日本禁忌。刊本不得流布於域內。今日之通俗講演。兒童教科。何莫非贗造之同化詭語也。黃炎培氏游泳於片面之波。自謂是明明的。不失正鵠云者。都不過病家所稱。鄭聲譸語之自發也。芝蘭之臭。烏可得於鮑魚之肆也。其憑人唇舌。侮之慢之。亦不足爲大咎也。

韓族敬修倥教。篤守五誠。肇起上古。新羅人貴山箒項（花耶徒）在加悉寺。問誠於圓光法師。答曰若等人臣子。菩薩十誠。不合於行。宜修世俗五誠。一曰

事君以忠。二曰事親以孝。三曰交友以信。四曰臨戰無退。五曰殺生有擇。此傳俗五誠也。遠在四千四百年前。非因於佛家之十誠。又非襲於儒家之五常。是韓族固有傳統之美德善俗也。最近三十年前。不佞時見實行損徒之風。違背五誠之命。師黜其徒。隣逐其人。韓俗被逐謂之損徒。勿問貴賤。一遭損徒。如近時之前科者。再無容身之地。俗尙如此其美。政簡俗厚。山無盜賊。夜不閉戶。不是桃源一面。即是仙鄉一區。高麗之季。王綱不舉。盜風一時熾盛。李氏開國之初。五衛五統之制。井井不亂。如黃喜河潤之善於治國。李芝蘭趙浚之曉暢軍事。李原之整齊都市政策。皆卓然可紀。自是以來。或不無竊屨之徒。而尙未聞萑苻之警。如中國小說上歷代系統之忠義廳行動。古今罕覩者也。今考黃君列表中強盜件數。殊堪歎咄。凡物質文化高度之處。無產階級反比例增加。警察程度發達之區。智能犯。愈奇愈巧。是世界之通例也。韓族備受酷罰淫刑。且壓迫之。榨取之。驅逐之。破滅轉壑之禍。過於算術級數。富戶滅

作中產。又降而作丐乞。忠實之家。罹於不法。暗澹飲泣。天日無光。何莫非日本恩典之所造也。二十年來。強盜殺人之數。突破記錄。令人驚奇。而考其實跡。非普通盜殺。皆政治犯也。凡獨立運動之團體或個人。冒萬死衝破敵線。厲行工作。一遇日本軍警官公吏。其他偵狗之徒。刻不容緩。執行死刑。且徵收軍資於富豪之家也。多行強制。此等愛國運動之人。日官必施之以極律。聲其罪曰。強盜殺人。其所稱治安維持法者。多用於黑赤主義者。強盜殺人。是獨立軍之代名詞也。不未倭嘗妄殺人命。濫取人財。然自中華民國九年。特贈強盜殺人之徽號。照會上海法領。要求引渡。何止三三。政治犯之不能引渡。爲國際慣例。故誣之以常事犯也。由是以觀。道德犯之數。超過世界記錄。不是異事也。

韓人磨礪煉燬於魔恠圈之刺激。積有年所。勵精嘗膽。咸有必死之心。分途探索。揣摩敵情。故凡日人之設機做劃。一應測知。其巧詐詭譎。暴厲輕狂之性。



如准照鏡燠犀。鉅細長短。顯明於心目之間。此敢斷言而不惑者也。韓人之言曰。日之對中。襲用滅韓故智。回想過程。自不難知。每遇一事件。隱伏將發之際。其結果如何。預先測斷。先機謀忠。未雨綢繆。以立於單一戰線。是韓人之願。然跡涉越俎而自眩。機嫌漏洩而害事。中夜彷徨。仰天堆胸者屢矣。今韓人縱乏毛遂之錐。素具脫穎。無奈公子之囊。何術請處。除包藏異趣。別具作用之部分以外。民族主義者之真誠真意。概如上述矣。今舉一例。如中華民國十年。在上海經濟斷絕之時。韓國兒童。援助中國小學生。設計做策。次第進行。呈効奇異。以過去小例。可徵將來大效。中國人士。處乎今日。伐荆棘。火糞穢。力回光明。期臻大同之域。其進程序中。必思無所不用其極。而急先對日戰線。盍思與韓人共作。助長成就也。譬如探勝之人。不識險夷通塞。必諮問於熟悉之人。俾作指南。無或有誤。此人之常情也。今韓人久經喪亡之路。再尋生機之方。華人追躡韓人之蹤。而尙酣巢燕之夢。此誠疚我不遑。

重添人悲。豈非慟恨岡涯。欲哭無淚者耶。且念既亡之痛苦。又有甚於將亡之危懼。語曰先病者醫。喪虎談人之情。烏可以不察也。繼自今中國人士。觀察韓人。切勿無關心頭。又勿慢侮猜疑。宜加親密提携之心。而必有大加注意之處。其可賴可怕可信可疑之分。非有明眼人。莫能明晰。爲其品流不齊。易流於混同故也。

韓人不染時潮。惟以復國爲心。而分布遠近者。其數極多。然人與物均感乏小。成績不能表彰。其最大缺陷。在猜疑難合四字。今以目的無二。事業相同之地。（除黑赤兩色）甲之所作。乙不贊成。乙之所謀。丙有難色。如甲派謀合援資。乙必毀妨。置甲於不信之地。非事之不善也。所妨。在事不由乙。而屬於甲故也。每見害人利己之計。終歸於兩敗雙亡。內而同業益形分解。外而友邦重與失望。又如近時某慈善家。有仗義疎財。或應援東北義勇。或兼籌濟扶之策。此聲一播。遠近聳動。甲因孫黨首而識荆。乙攀吳通路而鑽刺。丙丁戊己

無名新掛號之倫。各尋徑路。爭先訴衷。猶恐同人之先我接洽。或不時見入幙之賓。色忸怩而語囁嚅。慮或先甲而後乙。厚丙而疎丁。人人口吻。不離於信我而斥彼。聽我而遠他。甚者同締一黨。而謔之異派。奇恠鄙劣。不可名狀。雖人各有懷。急來抱脚。以彼眼光。照此心理。寧不可悲歎。其專精極思。無際煩惱之結果。徒使應酬之人。如見其肺肝。喪失人格。固所痛惜。再使忠厚寬容。不求甚解。亦不過無謀政家。不足爲與之感而已。墜落如此。縱使薄有所施。所損與失。何可相償也。不佞才疎語訥。不能與入時新交際家。比肩爭路。曾前所知之民黨老前輩。斷絕關係。不通聲息。今十餘年矣。

凡世界亡國人之集團結社也。互相齟齬。自他猜疑。不能一致。時或反以供敵人之資者。比比皆然。遠之如波蘭印度安南。近之如白俄。何莫不然。蓋此等社會之一切謀劃。多屬秘密。不便宣露。各樹一幟。易生隔膜。在滬一部俄人。以同一主義。同一事業。分立機關。不相通涉。此亦人類難免之通患也。痛

矣。已喪之韓。繼危之中國。處此腥風暴雨直面禍炎之中。有急急不可崇朝之勢。問以何術脫過劫境。以保我子孫萬代也。夫謀國在我。而不由於人。然同病相憐同求相應。是哲理之所賦也。謹將一掬熱淚。警告於中國人士之前。嗣後對韓人復國之事。如對自家事。不復以一時興奮。有始無終。又不以一區救災起見。漫作門面語。以塞其責。必以實心實力。援助其事。其收功也。非專爲韓。而實爲中國也。中國自前清光緒。因韓而弱。而垂危。欲救中國。必先救韓。此論理學上之三段法也。且願中國人士。拋棄其一貫自大虛僞之應酬。期期以收獲實果而邁進。斷斷以的見實事而無休。無蹈前轍虛與逶迤。幸甚幸甚。

不佞嘗聞中國人之言。曰爾本我屬。維我不競。使爾失巢。我能驅除日本。使爾依舊保疆。是中國人之權義攸關也。以上數語。是最悲憐最同情之辭也。異時中國。脫離羈絆。伸張權力。占霸地球之日。何限乎半島一國也。然在今屈

身事人。不具人格。事事不能伸理。而不思自反。不改驕傲。何其矇矓不覺也。

（前清光緒十七年間。日本某旅行誌。有侮辱中國人一段。歐美人對支那。視同紅黑土人。雖欽差大臣僅許二等。遇有豪富洋裝人。購得頭等票者。發見身分。驅逐二三等。吃虧而不敢爭之。且下等苦力。每到街上兒童成羣追尾。抗聲噪罵曰。吃鼠漢。吃鼠漢。凡水陸飲食宿泊一切行動。具有制限。而彼支那人處之怡然。無所動念。此之謂大陸大國民性云）甚矣悔之也。近來歐美人。未聞有此種行爲。日本之輕視欺侮。又有大過之處也。在外韓人社會。極形複雜。辨別頗感困難。貌似忠信。而內懷詐僞。外裝白色。而心實紅黑。因緣騙財之徒。相屬於道路。以素疎觀察之中國人。何能辨明其白赤真假也。如大宗教錯認以日本所樹立。如清共廳之責任秘書。貿然充之以染色人。如反復投敵之徒。誤信以真正獨立鬥士。如明明是受日保護之人。醜金而救濟之。宜信而不信。宜拒而反親。或濫擬以甘地。或失望以凱末爾。種種矛盾可笑之事。

不可殫述。每見左翼分子。密緣韓人（假冒獨立名目。潛行赤色運動）而密通線脈者。其例不少。其事已久。此皆中國政治混亂。不明於機要。不審於採擇。而造成者也。東北三省。爲韓人獨立運動之基本地。歷來地方長官。不察國家利害。迎合日本。代勞摧殘。認真迫害。無所歸之百萬窮人。進退維谷之時。赤俄乘機垂餌。煽動民族主義之青年。未及數年。強半屬於赤色。三十年奮鬥之獨立將領。被殺於赤色者。十倍於敵刃。遠自東北。近及京滬諸處。純正民族主義之集團。歷歷可數。其他混裝標榜。口號民族主義之標語。而心存謂他人父之鄙悖。內而妨民族精神之策動。外而眩中國耳目之視聽。五光十色。淆亂陸離。非韓人之精細分晰。終不得辨其真假矣。凡人材之艱。古今攸同。寧靜澹泊。流於消極。脫羈奮進。傾於龜荒。在中國如諸葛孔明岳武穆。在韓國如姜邯贊李舜臣其人者。達理貫忠。知國而不知身。乃可以扶危傾之局。又可以振萎蕪之風。天其或祚我兩國。產出救世之星。未可知也。語曰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又曰才不借於異代。雖在今日。豈無濟世之人也。繼而願兩國人士大懲過去之失敗。戒慎將來之再演。虛心坦懷。互相紆籌。同處生死一線。如磁引針。毋使奸人細輩投機搗亂。則今雖黑漆長夜。無計生全。然一點曙光照耀大地。復權活躍。知在不遠。傳曰決策於不仁者亡。陰計外洩者敗。取捨周旋。其必慎諸。

四二六七年甲戌三月一日始林山人李始榮書於之江之滄



F17  
104648

廿五年十月二日  
贈者不詳